

大地上的 乡愁

从故乡到他乡

跟随时间的脚步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漫游

唐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大地上的乡愁

唐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上的乡愁 / 唐毅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11-4544-5

I. ①大…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0779号

DADI SHANG DE XIANGCHOU

大地上的乡愁

唐毅著

责任编辑 卢亚兵
责任校对 王冉
责任印制 喻辉
封面设计 叶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44-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大地上的乡愁（自序）

近年来，借外出采访或采风游历过一些地方。每到一地，我都要先了解其人文背景。这些地方或远或近，大多同文化沾得上边。

文化这个词，因为用得过多，似乎有那么一点“泛滥”，而且被一些人视作名词。事实上是“名动组合”。人与文是密切相关的，有了人，才有文，“化”的过程非常漫长，而且是“润物细无声”的。毫无疑问，是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又回过头来“化”人。

究其根本，文化是一件“普度众生”的事。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所有的‘古’已化作流年与碎影，均是由今人拼接起来的。”是的，我断断续续所做的，就是“拼接”的工作。

乡愁是一种美学，一种念想，一种情绪，一种味道；是一份期待，一份牵挂，一份记忆，一份寻觅……就散落在山水之间，

是值得眷恋，值得珍惜和珍藏的。

是的，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丽。曾引来多少驻足，多少凝思，多少论争……均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那些退隐的岁月才会有其恒久的魅力，让我们对自己生息的这一片土地如此着迷。

有一首《这一刻如此静默》：

时间如此淡定，如此静默
如此清洁透明，凝固的苍茫、辽远与空旷
天地原来是可以不老的
而我也觉得自己这一刻未老

岁月如此坦然，如此静默
如此不着痕迹，有多少这样的时光被忽略
我看见一条无声的河流
无尽的山峦像极一叶叶小舟

那一刻，我仿佛站在时间的缝隙，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又像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但是，不管怎么说，时间都在悄无声息地流逝。

一位胸怀天下的人，所有的他乡都可能是故乡。故乡是宽泛的，是曼妙的；乡愁是兼容的，是文化的。

二

宇宙浩瀚，大地苍茫。在乡愁的牵引下，走走停停，不知不

觉，许多年过去了！

收录在这个集子里的篇目，虽然是文而非诗，但它是具有诗性的。凡读书人，血脉里皆具诗性基因，骨子里都是有诗性的。

当我们在旅途中蹲下身子掬起一团泥土，垒向路畔的植物；当我们顺着何首乌的藤蔓，自旧墙上撕下一处新鲜的印痕；当我们于蔚蓝中看到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当我们读到镌刻在石壁上的文字，为其熠熠的光芒所映照……无一例外，我们就在自然之中，在秩序之中。

这就是诗意的相遇。此时，诗文的界限是模糊的，诗是“文”的，“文”也可能是诗的。

我一直把诗与文看作是文学的两翼，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别是散文，简直就是一个“大家族”，几乎可以包罗万象。

有时候，我喜欢空灵，就像可以“空”到在一张白纸上着墨生色那么简单。有时候，我喜欢繁复，喜欢“乱石铺阶”，一定要见人、见事、及物。我同时又喜欢纯粹，所以在编选集子的时候，自然是空灵的归空灵，繁复的归繁复。

在《我的散文观》一文中，我就曾作过归纳：“散文是风情画，散文是心灵史，散文是智慧书。”一篇散文，三者有其一即可，当然也可以是三而为一。

考察一个地方，我喜欢从地理、民俗，包括对当地人的饮食习惯等进行审视。所取一定要是与心灵有过感应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作者心灵扎了根的，成其为“史”的一部分。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有禅心如白云，便可以把文章写到浑然天成。

这就是我喜欢的散文。这样的归纳，也适用于诗歌。

三

就做学问而言，都说诗在诗外。那么，文章之外又是什么呢？我以为是风骨。文人有风骨，文字也才有风骨。现在一些人貌似喜欢鲁迅先生。但是，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人，就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恐怕又是“难以接受”的。

曾经，我非常不喜欢“文人”这个称谓。

因为一说到文人，总会让人想起宦官之家的所谓幕宾，就是去朱门乞食的人，而且幕宾之间还常常发生相互排挤的事。每读至此，便不由人不掩卷叹息。

所以我常常称自己是读书人。在古代，读书人一般有两种去向，一是金榜题名，而后做官；一是书剑飘零，贫困潦倒。也有落魄之后又做官的，但这样的情况好像并不多见。

后来，我还专门查了查，又见文人乃“有文德之人”。这就很好了！何为文德？我认为就是良知与风骨。

那么，一位真正的文人，应该就是古代的士。他们是特立独行的，是可以兼济天下的，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是敢于表达自己的愤怒的……这样的悲悯与风骨，不但在他们的诗文中找得到，在其工作与生活中，也是能够得到印证的。

在现实生活中，一位真正的文人，可能是不那么招人喜欢的。不过，又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有风骨的人，是无所畏惧的。我想，所谓喜欢与不喜欢，应该是相互的。

那么，一位真正的写作者，除了风骨，是不会靠作品以外的什么立身的。如果除此之外，真有什么可以依靠，也就可以肯定，那样的人在写作上注定走不远。

简言之，一位真正的写作者，是人品与文品的完美结合，永远只会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四

我还说过，行走是我的宿命。如果没有那样的行走，就没有那样的相遇，也就没有这样一部《大地上的乡愁》。

这些年，我只是循着前人的足迹，在他们曾经停留过的地方，重新打量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非是一次又一次的个人行为，是一个人带有那么一点文化观照的文化之旅。

当我在这个初秋，在一片清凉里校改这部书稿，一些已然模糊的记忆，又逐渐清晰起来。而且这样的记忆，不仅属于我的这十余年，亦属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是中华文化不应忘却的记忆，是我们本该持有的乡愁。

草木自在，涛走云飞。

最近的世界与最远的世界，均在等待。天下熙熙，也就是偶然前来的那么几位文人，把自己的发现或吟成诗，或抒成文……这些读书人走出书斋，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余，随意涂抹的文字，清简萧散，居然也可以行于庙堂，传之江湖，使那些孤绝凌厉的山水进驻人心。

故而，我所认为的写作，就是使一些意绪成篇并为之命名。这样的命名，又常常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具体到题材的裁剪上，我喜欢不蔓不枝。可以有闲笔，但一定要是有用的闲笔。就整个篇幅的把握上，我喜欢郑燮先生的一句联语：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异标新二月花。

乡愁是有其独特的味道的。如果味是感知，道就是说出。乡愁的味道，是香远益清的。乡愁的味道，可以“大”到与文明比肩，也可以“小”到自艾自怜，“大我”与“小我”皆在其中。

如果大家读了这些并不一定见佳的文字，还有收获，或在以后游览某地可以联想到某一篇、某一句，那就是我最感安慰的了。

2016年9月

目 录

从读书台到幽州台	1
夜读东坡	9
虞丞，虞丞	23
江南归船	33
陈情表	41
桃源梦寻	51
琴台故径	64
校书门巷	75
宫 倾	87
阳关三叠	98
访上庄	108
青城消夏录	118
峨眉看雪	127
涑水流，易水流	135
喜桂图	144
风雨卓筒井	155
糖霜谱	162

大明湖畔	169
茶马古道	182
赣行杂记	191
岷州行	204
千年民谣	215
观音山传奇记	227
双馆记	237
蓬溪墨色	244
龙凤峡	252
能不忆蜀西	261
后 记	274

从读书台到幽州台

一

第一次到射洪县，我立刻想到了陈子昂。那位开大唐一代诗风的蜀中才子，他的老家就在射洪。射洪县唐属梓州，今归四川省遂宁市辖。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山野之中，还藏着一个读书台。

读书台是一围书院，位于该县金华山。中国有很多山是没有名字的。所谓名山，恐怕多少都与文化名人扯上了一点关系，人以山传，山以人名。很难说，陈子昂登上幽州台时，那首千古绝唱的意象里没有一点读书台的影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群山肃立，聆听一代诗人苍凉的吟哦。据相关资料记载：公元696年，武则天派她的侄子建安王武攸宜讨伐契丹，陈子昂随军参谋。武攸宜出身亲贵，不懂军事，陈子昂曾献奇计，未被采纳。这首诗就是作者从军失意时写的，他感到像古代乐毅、燕昭王那样的英雄人物未能遇见；而后来的英雄人物，自己又不太可能看见。诗中包含作者力图为国建功的积极精神。

在陈子昂的故乡，他是颇受爱戴的。不为别的，就为一首豪情万丈的《登幽州台歌》和留在故乡的读书台。

我想，假如一千年前我就站在这个小小的院落，脑子里也许满是严谨的格律、工稳的韵脚。然而，陈子昂就是陈子昂，他不拘形式，五言也罢，六言也罢，只想发出一种惊天动地的感喟。

登上幽州城头，陈子昂心绪大变。本来，一位随军参谋，多半是那种谨小慎微的智者形象，但为诗人，便有几分放达。可是抱歉得很，我至今不知道陈子昂其时的心情是好是坏。

我去过幽州（今北京市广安门外），可惜没有去过幽州台，也就不曾登临过幽州城头。可以想见，那时还远不是泱泱中华首善之区的幽州，城外是一片号角连营的边塞战地。孤独的诗人诗情澎湃，以空旷寂寞的文字，向我们阐释了一种苍茫的宇宙观。

幽州不是诗歌的圣地，只是陈子昂生命的一个驿站。从读书台到幽州台也许并不诗意，要不是他的《登幽州台歌》，可能谁也不会将一位随军参谋同今天的北京联系起来。

我走在陈子昂曾无数次走过的金华山道，唐诗的文脉如徐徐轻风，正是从这里吹向长安，让正襟危坐的巍峨都城为之动容。

二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修撰的《遂宁县志》有一篇《射洪金华书院记》，当我读到“其文翰议论在史册”一句时，不由一惊，能得到后人评说如此，陈子昂生前的委屈还算没有白受。能够把自身苦难化作文字，上载史册、雕镂人心，也是足可欣慰的。

也许，《登幽州台歌》并非陈子昂刻意为之，寥寥数句，似是脱口而出，实则厚积薄发，所以至今仍屹立在唐诗的源头。

幽州的前面是荒漠，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陈子昂身后是大唐的山川。天地悠悠，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次选择，大多数人选择平坦，选择幸福与繁华；有的则只能选择坎坷、苦难和荒凉。这是与初衷无关的。

学而优则仕。陈子昂从乡试中脱颖而出，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接下来，就应该是告别故园，去与普天之下的举子一决高下。

这一天，金华山阳光明媚，陈子昂上路了。

东都的不夜繁华超出了青年学子陈子昂的想象。天子脚下，皇家气象。成千上万前来应试的举子，个个志得意满、信心十足，谁都想在精英云集的科考中独占鳌头。

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考试之前，举子们一般都会将自己的诗文写成行卷投到名宦府第，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陈子昂来自巴蜀偏远之地，虽经多方努力，仅得到一位四品官员的接见。

投递行卷的效果并不理想，陈子昂只好另辟蹊径。他见一胡人在闹市出售一把胡琴，要价不菲，观众摇头，都说不值。这时，陈子昂拨开人群，声言这是琴中上品，连价也不还就买下了，并与围观者约定，明日某时将在某处向大家一展琴技。

第二天来了很多人，陈子昂却说考期临近，怕扰了举子们温习功课，这琴不弹也罢，说着说着便将昂贵的胡琴摔碎。此番举动引起一片惊疑，陈子昂这才拿出早已备好的百十轴行卷分送给大家。读了他赠送的诗文，洛阳市民才知道这位四川举子文采盖世。

不过，分送行卷虽然成功，可惜陈子昂考运不佳，未能金榜题名。

三

故乡的山水远了。

但是，距陈子昂登上幽州城头还有好长一段。洛阳虽好，又岂是落第举子的久留之地。回归故乡的陈子昂，心情格外沉重，从函谷关到剑门关，道路又远又近。

真正的读书人，追求的是一种读书的意境。其实，功名与读书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总想着功名，读书反倒成了一种负担。金华山或有不同，这里山势险峻，曲径通幽，四季山花盛开，鸟语啁啾……在这样的地方读书，是可以心无旁骛的。

正如不知道调皮的少年陈子昂是如何转换为好学的青年陈子昂一样，我不知道重回读书台的陈子昂又是怎样把读书与功名的关系处理好的。手边可供查考的资料中，多把他的落第说成了意外，重回读书台，只不过是等待时机罢了。

金华山的月亮升了又落，落了又升。读书台像一个梦，抽象而又实在。

不知不觉，一次绝好的机会摆在了陈子昂面前。唐朝已开设有国子监，是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天下举子都以到这里学习为荣。国子监每年仅招收三百人，射洪县有一个名额。鉴于陈子昂在京城摔琴投卷文名大震，这一个名额非他莫属。当他第二次来到洛阳，就是国子监的一名“太学生”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使陈子昂文风更健，思想更深刻。

其时，一位名叫武媚娘的太后已经在垂帘听政，为她的女皇梦做进一步筹划。这一次，陈子昂考试很顺利，进入了前二十八

名，通过殿试，被听政太后点为进士。

太后很欣赏陈子昂的才气，缘于他的某些观点与梦想成为一代女皇的武媚娘的想法比较接近。比如女权问题，一千多年前，陈子昂就已经有了男女平等的主张。

受到太后接见后不久，陈子昂收到了吏部的任命书，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这是朝廷从事文字工作的起码官，职级为正九品下。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又将他调去担任右拾遗，即专门向皇上进言的谏官。在这个七品职务上，陈子昂干得不错，写了大量奏书表章，针对朝政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有的文章甚至散入市街，广为流传。

可是，每当忆及读书台上的丝丝往事，总会生起缕缕乡愁。而且陈子昂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写的那些奏书表章，太后虽然当面首肯，却并没有认真采纳。他终于认识到，对于像他这样的读书人，太后欣赏归欣赏，并没有重用的意思，于是他想到了投笔从戎。

四

距幽州台已经不远了。

陈子昂本是一介书生，在他身上，还有那么一点读书人应有的侠气。不然，他不会选择从军，也就不会有《登幽州台歌》的千古绝唱了。

孩提时，我便能背诵这首初唐佳作。想的是这位诗人口气真是大得不得了，因为我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理解为“空前绝后、唯我独尊”的意思了。

还是说读书台吧。金华山前山的道观建于梁代天监年间，初名华阳观，唐时名九华观。陈子昂在《春日登金华山观》中咏道：

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
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
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
迟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读书台，简简单单一个小院落，却留下了许多古代大师级人物的足迹。陈子昂自不消说。杜甫来了，他来的目的简单而又明确，为凭吊陈子昂而来；到宋代，黄庭坚来了，还留有手迹在此，当然也是为凭吊陈子昂而来。来得最多的，还是景仰陈诗的天下读书人。

所以，有邑人撰联，不无自豪地说：

千山景色此间有；
万古书台别地无。

其实，早在武媚娘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时，陈子昂就曾欣然命笔，写下《大周受命颂》，把朝代的更迭写得酣畅淋漓，浑然天成。这篇文章使一代女皇如获至宝，称帝之初，她非常需要这样的舆论导向。

有关陈子昂从军的报告批下来了，而且是武则天亲自决定由他协助武攸宜率兵去平契丹叛乱。铁骑开向幽州。此时的北国城郭幽州已初具大都市雏形，其繁华仅次于洛阳和长安。陈子昂所随